

赢在酒吧

——音乐人栗正的都市情调

钟梅 编著

从1988年开始，
我常常跟一群不认识的陌生人
泡在北国对面的栗正酒吧里。
我都记不得是怎么和这些人沾
到一起的了。但我知道，他们
和我一样，像这座城市里的麻
雀。城市里的麻雀们成天在
它们都长着一副模样，发出
一样的叫喊声，啄着胡乱什么能
填饱肚子的食物，住着不起眼的
蜗居，甚至从没有人关心过
它们住在哪里，用接吻、呢喃
和耳鬓厮磨重复着它们的爱
情。我们就是这个城市的麻雀。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赢在酒吧

——音乐人栗正的都市情调

钟梅 著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赢在酒吧：音乐人栗正的都市情调/钟梅编著. —北
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5
ISBN 978-7-5043-5117-3

I. 赢... II. 钟... III. 栗正—传记
IV. K8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1532 号

赢在酒吧——音乐人栗正的都市情调

编 著	钟 梅
责任编辑	陈丹桦 王 瑛
装帧设计	雒岩卫 王 玮
监 印	赵 宁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邮政编码 10004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980 毫米 1/16
字 数	150 (千) 字
印 张	16.75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43-5117-3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钟梅，女，祖籍江西，生于贵州，资深编辑，现居北京，大学本科学历。先后在北京电视台、中国青年报、中国商报等新闻机构从事新闻工作。

近10年来，发表文章数百篇，内容涉及科技、经济、文化等领域。工作之余，喜欢写诗和创作小说，目前已创作完成的诗近百首。现代神话小说《神韵》正待出版。

写《赢在酒吧》缘于栗正坚毅的品性和独到的经营理念。

特色并非个性，

是与众不同中

带给人的某种感动。







目 录

◎ 激情燃烧的酒吧	2
◎ 文艺兵的“白雪”情	8
◎ 流浪恋人的流浪情愫	11
◎ 栗正经营秘诀	34
◎ 栗正的生存之道	35
◎ 栗正的得与失	51
◎ 栗正酒吧是爱情的天堂	69
◎ 酒吧,时尚俗文化	84
◎ “非典”造就了什刹海酒吧街	101
◎ 酒吧的新游戏规则	105
◎ 未来酒吧的发展趋势	107
◎ 酒吧的未来之痛	110
◎ 最不像艺术家的歌手	121
◎ 栗正情歌	128
◎ 生活记叙	186
◎ 笑骂由他,做回自己	191
◎ 亲情、友情大看台	203
◎ 网上“品”栗正	220
◎ 全国大中城市酒吧现状	252



激情燃烧的酒吧

十多年前的北京，夜生活可谓匮乏。普通老百姓吃过晚饭一般都会呆在家里看电视。夏天，男人们最多也就是三五成群地坐在马路边上一边喝酒一边侃大山。有钱人的生活方式则不同，他们偶尔也会去歌舞厅卡拉OK一番。而女人们的生活则显得枯燥、乏味些，不是在家做饭带孩子，就是约上几个好友在家聊家常。

记得1993年4月里的一个晚上，一个香港朋友首次来京，为他安顿好宾馆后，笔者便与之告别。在送我出门的那一刻，他突然叫住了我：“我想问一下，北京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我很吃惊地反问他，心里琢磨着，一个刚从外地来的朋友会有什么重大新闻？“这一路上我都没看见几个人，我觉得可能是出什么事了！所以想问问你！”朋友说出缘由后，我为他过度“敏感”的神经而感到好笑。随后我便告诉他，北京人喜欢安静，大晚上很少有人上街游逛。香港朋友告诉我，晚上10点正是香港街头最热闹的时候，大家在忙碌一天后，总要找地方消遣，比如酒吧、歌舞厅及咖啡馆等。当时我对香港朋友的话不以为然，并误以为他在有意吹嘘。然而没过几年，北京三里屯酒吧的兴起才让我领略到香港朋友并未夸大其词。

尤其是近年来，北京酒吧突飞猛进的发展速度更是令人惊叹不已。酒吧的确是一个让人轻松、愉快的场所，每到晚上，都市的人们都会卸下白天的面具，找一个地方放松。酒吧里除了有音乐和啤酒外，它的氛围使人意乱情迷，叫人忘却现实，回归本性，放飞心情。北京酒吧有上千家，不同的酒吧，滋生不同的感觉。而酒吧的生存根本是特色。

特色并非个性，是与众不同中带给人的某种感动。

由于消费不高，酒吧很快进入了普通市民的休闲生活。前些年去酒吧成为一种时尚，都市时尚的“领航者”们常以光顾过几乎所有的酒吧为荣，并津津乐道地对每个酒吧品头论足。如今，已经很少有人再去夸耀自己“逛过所有的酒吧”，一是北京目前的酒吧已有上千家，要逛遍这些如群星一般散落于北京大街小巷的酒吧，已实属不易；二是泡吧已成

为再普通不过的事情，是人们夜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如同当年人们对于电视的依赖。“如果我不在家，就在酒吧；如果我不在酒吧，那就在去酒吧的路上。”这句泡吧一族的经典语录，也从某个方面反映出酒吧在都市人的夜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有人说“泡吧是吃饱了以后做的事儿”，这话一点没错。一来温饱问题还没解决，哪有心思花钱泡吧；二来北京的酒吧虽说晚上7点就已开门迎客，可上客时间大多在9点以后，而到11点才进入高潮。这一点似乎很配合现代都市人的作息习惯，因为通常也只有这一时段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夜色深沉，白天都市的繁华与喧嚣完全褪尽，吧客们便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奔向自己心中的酒吧，无论精力过剩的青年、加完班的白领，还是从酒桌应酬中抽出身的BOSS，此时他们只有一个目的——给心情充电，回复最真的自己。

夜，本身就有着舒缓和解压的魔法，更何况还有绽放的酒吧。





早在18世纪的欧洲，酒吧与咖啡馆一样，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我国以前的茶馆，如今广州的早茶，香港人的茶餐厅一样，都是公共空间的重要部分，每个人都享有置身其中的权力。社会各色人聚集在这儿，无所不谈，由此就形成所谓的公共舆论。随着时代的变迁，酒吧在国外的“休闲文化味”越来越浓，但在北京它似乎还处于“复制”阶段，让人有一种不够“休闲”的感觉，而更多的酒吧最多也只有“酒文化”而已。

改革开放给整个中国带来的种种好处毋庸置疑，我们在感受天翻地覆的经济变化的同时，对那些舶来品也从不屑一顾到认可，并不知不觉地成为其中一分子，这正是中国人特有的包容性情。如咖啡文化、酒吧文化等。尽管这些所谓的“洋”文化还有待“加工”或“提升”，但这种“休闲”式的文化在中国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还占有一席之地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加入WTO后，“全球”意识拨动着十几亿国人的心，似乎每个人都在刹那间成熟并觉悟，但在十几年前，能把“洋”文化当成事业做的人并不多见，尤其是一个对“洋”文化并不了解，甚至很模糊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而这个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愣头小子不是别人，正是在酒吧文化领域享有很高声誉的“栗正酒吧”创始人——栗正。

从某种意义上讲，栗正与酒吧并没什么联系，因为他是一个歌手，除了唱歌就是唱好歌。但人生有许多无奈，很多事情并非己愿，正如一心想在音乐上有所作为的栗正，经常会为了演出之事而大伤脑筋，因为这种被动的职业注定他将在被邀请和被拒绝之间游离，而很多时候，为了争取到一次小小的演出机会，栗正甚至会低三下四地求人。每当这时，他的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酸楚和难言的感伤。什么时候能拥有自己真正舞台的想法已在他的脑海里闪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欲望不但没有褪尽，反而越加强烈。

栗正觉得做歌手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要想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就必须有一个舞台来展示，因此，栗正凭着直觉开起了酒吧。因为酒吧的音乐很直接，可以与顾客零距离接触，于是，栗正用一个音乐人的特殊身份营造了一个既浪漫、富有情调，又古朴、具有粗犷风格的酒吧——“栗正酒吧”。每天光顾酒吧的人络绎不绝，或是情侣，或是朋友聚会，或是商业接洽等，人们把一个500平方米的营业厅挤得满满当当，整个环境融洽和谐，热烈活泼。虽然有些顾客不知道来酒吧的目的



是什么，但他们的心情也随着别的顾客一起飞扬。在那种特有的“氛围”里，哪怕对酒吧有“偏见”的人也会被“俘虏”，就像小莲一样，在没去过酒吧前，她觉得那是一个俗得不能再俗的地方，像她那种出生于书香世家的女孩儿是不可能光顾的。然而，人生总是充满着矛盾，与男友分手后，痛苦万分的她想放纵自己，于是想到了酒吧。从来没有去过酒吧，小莲不知道该去哪一家？上了出租车，她便漫不经心地告诉司机想去酒吧，然后便暗自垂泪。司机很善解人意，他并没有问小莲要去哪家酒吧，只是开车到了“栗正酒吧”门前，司机才说：“这家酒吧不错，我猜想你八成儿是失恋了，没关系，以后还会遇到更好的。”小莲看了一眼司机，有些感动地点了点头。

初次踏进酒吧的大门，小莲有些紧张，随着服务生的微笑服务，小莲在酒吧的一个角落坐了下来。随着顾客的不断增多，小莲紧张的心绪渐渐平息下来。

到了晚上9点半，酒吧开始演出，小莲不认识那位歌手，但却记住了那首《再见了最爱的人》：“弥漫的烟雾中我看到你那张忧郁的脸/你说出什么样的理由啊/你与我告别/是朋友啊/是恋人啊/还是心底最爱的人/你松开手后/转过身去/让我忘了你/带着青春的迷茫与冲动/让我拥抱你/寂静的夜里我们跳舞吧/忘掉你所有伤悲/吹起那忧伤的布鲁斯啊/你是我最爱的人/只是你不愿意相信爱情/怕她有一天会老去/再见了最爱的人啊/最爱的人啊/你是我所有快乐和悲伤的源泉啊/再见了最爱的人啊/最爱的人啊/你是我静静离去的一扇门啊！”

听完歌曲，小莲的心情好了许多，尤其是那句“再见了最爱的人啊，最爱的人啊”久久地回旋于耳边，小莲决定从此刻开始真正地忘掉他。打开心中的结，小莲的心情豁然开朗起来。她打量周围表情各异的人们和如梦似幻的灯光，以及装束时尚而不失庄重的歌手。当小莲发现对面几个女孩儿正在喝酒聊天，她也要了一扎扎啤。喝着冰凉爽口的啤酒，感受着温馨而浪漫的氛围，小莲有一种释然与轻松，她真想现在就回家换掉那身黑衣服，因为她已经忘却过去，她只想穿着艳丽的服装，随着酒吧悠扬的旋律一起翱翔于天体。因为小莲相信，在那个神秘而新奇的天体下，一定有一个属于她的男人在静静地等着她。摇曳的灯光下，小莲的心在飞扬，她那张美丽的脸上没有了忧伤，有的只是美好憧憬。正



如“栗正酒吧”原创歌曲所写的那样：坦白交待 / 谁比谁实在 / 坦白交待 / 谁把谁来爱 / 你听着音乐 / 摇着脑袋 / 你不注意我的存在 / 你是那街上 / 走过的女孩 / 我是你错过的男人 / 别管我长得是否很帅 / 我会让你感觉自在 / 送给你我浩然的胸怀 / 让你生活得更加精彩……

再见了最爱的人

作曲：钟立风 作词：钟立风

弥漫的烟雾中我看到你那张忧郁的脸

你说出什么样的理由啊

你与我告别

是朋友啊

是恋人啊

还是心底最爱的人

你松开手后

转过身去

让我忘了你

带着青春的迷茫与冲动

让我拥抱你

寂静的夜里我们跳舞吧

忘掉你所有伤悲

吹起那忧伤的布鲁斯啊

你是我最爱的人

只是你不愿意相信爱情

怕她有一天会老去

再见了最爱的人啊

最爱的人啊

你是我所有快乐和悲伤的源泉啊

再见了最爱的人啊

最爱的人啊

你是我静静离去的一扇门啊……





“栗正酒吧”的演唱者大部分都是来自异乡的歌手，也许他们在漂泊的旅程中，有着与普通人不同的经历：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所，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亲人的关怀与呵护……正因为他们失去了很多，所以他们总是以独特的歌声唱出心中的种种快乐与悲伤。他们真挚、质朴的歌声和不加任何修饰的表演，形成了“栗正酒吧”一个独特的“原创”品牌。去的次数多了，小莲对那些喜欢来这个酒吧的人也有了新的认识。其实，在很多时候，他们和自己一样，到“栗正酒吧”的目的只是为了寻找心中的某些记忆或某种感动。从“栗正酒吧”出来，街上的霓虹灯在夜色中绽放着光芒，夜深了，街头的喧哗静了下来，可“栗正酒吧”的生意正是热火朝天。走在萧瑟的街头，回想刚才那些迷离着灯火的温暖的地方，火热与寂静的对比，两重世界，竟让小莲有种恍然如梦的感觉，或许，这正是“栗正酒吧”吸引人们的地方。



为了追求自己热爱的原创音乐，栗正在流浪这条路上曾经走得很艰辛，也很疲惫；在他的每一首歌里，我们都能体会到他对音乐的执著和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听他的歌，我们内心深处那根感伤的神经总会溢出泪花……

文艺兵的“白雪”情

20世纪60年代，栗正出生于陕西咸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秦汉大地深厚的文化底蕴使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充满了智慧与灵气，栗正的父母、大哥、二哥对音乐都十分热爱，且对二胡情有独钟。自小生活在文化和音乐氛围里，使栗正幼年时便对音乐有了感觉。10岁那年，栗正开始学习二胡，接着是各种乐器。15岁时，栗正有了自己的第一把吉他，栗正从此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4年，18岁的栗正报考音乐学院落榜后，转而穿上了军装，去了西宁的武警部队。只因征兵时的那位部队首长口头答应过他能做文艺兵。离开陕西咸阳的父母，栗正踏上征程，一路幻想着自己穿上军装和前程似锦的演艺生涯……

到了部队，部队发给栗正一支军号，一支吹起了部队、吹奏着梦想的军号。但栗正却因此而开始了真正的歌唱生涯，为自己的心作词，为自己的心谱曲，为自己的心而歌唱。四年之后，机会终于来了，还未脱下军装的他被兰州的一个音乐团体录取，为此，栗正放弃了复员后的工作，兴冲冲地去了兰州。但后来，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这是个很小的民间演艺团体，因为不多的演出机会也随着经营不善而最终倒闭。为了生存，栗正开始和一群歌手天南海北地走穴演出。那时，栗正没有想过挣钱，只是希望有一个地方让他唱自己的歌，走自己的路。栗正参加各种演出，去酒吧唱歌，给人伴奏，只要是跟音乐和创作有关的工作，他都会去做，每次出行时，栗正总是忘不了带上他的那把吉他。

在兰州的一个歌厅里，栗正和一个叫小雪的女孩儿相识。由于栗正沧桑的经历，犹如信徒心目中的圣徒，让从未出过家门、从未尝试过艰辛的小雪激动不已。对于小雪来说，那是一种多么了不起的自由啊！其



实，也就是从那一刻起，她从心底里萌生了飞出去的向往。

那段时间，栗正经常去看小雪，她是那一群女孩儿里的公主，就像是众星里的一轮月亮，使犹如沙漠中一汪泉水的栗正就这样被她不经意地搅乱了，乱得如栗正手中的弦，没有她就弹不成调。栗正渐渐发现，小雪和她的伙伴们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他的演出场所，栗正开始用深情的目光追随小雪。每天晚上，栗正总有一首情歌唱给心中的女孩。

在一个清新爽朗的晚上，栗正唱完最后一首歌，鼓起勇气走到小雪面前：“明天晚上我有演出，你会来吗？”小雪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栗正笑。栗正有些害怕了，看着手里的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看着栗正的样子，小雪笑得更开心了，于是问栗正：“这算是正式的约会吗？”栗正认真地点点头。“就算是吧！”小雪说。1991年，那个吹长笛的小雪征服了栗正的心，他们的恋爱从一开始就是那么纯情，那么热烈。栗正的才华是小雪心中不灭的火焰，将他们的爱情燃烧得越来越炽热，而小雪的真诚和热情也给了栗正无穷的勇气和信心。然而，小雪的父母却反对这桩婚姻，他们认为，小雪可以找一个更好的人家。而栗正，只不过是卖艺的。



